

邹老为我写了一副对联

俞海

多年前,大书法家邹梦禅先生为我书写了一副对联,每次想起,仍不免心潮汹涌不已。

那是1985年冬天,阔别家乡六十年的邹老应瑞安文联的邀请,返乡讲学。我作为文联的专职干部,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接待。就在邹老临走的前一天,我再次来到瑞安饭店拜访他,顺便询问一下他在瑞安还有什么要办的事。

我去的时候,邹老正在写字。见了,他歉意地笑了笑说:下午又有客人,这些字上午都要完成。我问他招待所的伙食吃得惯不惯?如果有什么需要或不满意的地方,请他直接告诉我。正说着,招待所的陈所长来了,他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,还特地为邹老布置了一间临时写字用房。

陈所长告诉我,邹老夫妇喜欢素食,也吃一点本地的海鲜,但用量很少,所以伙食费很节省。我告诉他,文联虽然是个穷单位,但是招待邹老这点费用还是有的,请他务必不要节约。说话间,邹老的写字已告一段落。

我们就一边喝茶,一边聊起了书法的事。他对家乡的历史十分熟悉,如数家珍般一口气说出许多瑞安著名书法家的名字:郑一山、许苞、孙衣言、池志微、孙诒泽、杨绍廉、黄绍基、许次玄等等,还语重心长地说:“学习书法要有正确的方法,应该按照书体发展的先后顺序:篆、隶、正、草四种字体,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学,一般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,在打好书法基础后,方可离开摹本和字帖进行自我发挥和创造。”

邹老貌不惊人,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慈祥老头。小个子,身穿一件蓝色旧中山装,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完全没有成名书法家的架子。我们怕他累着,就赶紧起身告辞。

想不到邹老居然主动挽留我们。

“不急,再坐一会儿,趁笔墨现成,也给你俩写点什么。”

邹老是属于那种内慧的人,表面上看有些近于木讷,其实内心十分聪敏,他似乎早就猜透了我们的心思。

“是的,是的。想想,就怕您老太辛苦,不敢打扰。”

在邹老面前,我们俩就像一对说了谎的学生,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你们自己说吧,想写什么,别客气。”邹老和蔼地说。

刚巧前几天我编《玉海》时读了一篇文章,记得里面有清人曹伟业描写仙岩的诗句:半岭泉声云外白,千峰黛色雨余青,联语对仗工整,意境独特。我就拿笔写了呈给邹老看。邹老看后连声称赞:

“好,好,古人描写家乡山水的诗句,太妙了。”

说罢他站起身走到案边,提笔稍稍沉吟了一下,就兴致勃勃地在我们铺好的宣纸上挥洒起来。

宣纸是四尺对开的,只见他落笔沉稳,由上而下,一气呵成。写好后稍加思索,换了笔,又添上“俞海同志雅属”一行小字,再落款、盖章,一丝不苟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个细节。邹老写好这副联语后,看看手中那管笔,略带惋惜地说:“可惜我常用的那管笔不在身边。”

我知道这里的文房四宝是老陈临时凑办的,邹老用起来肯定难以得心应手,不过对于我这个书法门外汉来说,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
邹老是一位久已成名的书法大家,肯为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此认真写字,实属万幸之事。而我居然又能在这样亲密无间的氛围中亲眼目睹邹老写字的全过程,领略邹老作书的风采,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。此时,我在充分享受书法艺术之美的同时,也充分感受到邹老那种关爱晚辈、平易近人的人格之美。

从此,这幅字就成为我书房里的镇房之宝,我也从未给别人看过。直到十年后我儿子结婚的那天,我才隆重地将它装裱悬挂了出来。

岁月匆匆,多少往事淹没在记忆之中,而三十年前的这一幕,却让我始终难忘,也令我终生受益。退休后,我参加了市老干部书画协会,开始遵照邹老的教诲,按篆、隶、楷、草四体顺序认真练字,虽说书艺至今没有多大长进,但给我的晚年生活确实带来了许多乐趣和益处。

不速之客

金春妙

就这么一撸额头,刘海轻轻扬起,一根白发透过对面的镜子猝不及防闯进我的眼里,像一根刺一样驻扎在肉里。一遍遍对镜翻着头皮,审视这不速之客:“它是什么时候来的?除了它,还有同伙来打劫我的青春么?”

曾经以为衰老是离我很遥远的事情,不期想它早已站在我的门外,笑看着我:“可以进来吗?”不等我回答,它早已化为我刘海的白发,提醒着我渐渐老去。

那日,母亲站在阳光里为父亲漂染满头的白发,那眼中的怜爱一直读不深刻,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,蓦然惊觉,那是对时光流逝过快的无奈和伤感。年少时看过琼瑶的处女作《窗外》,其中的一个画面现在突然涌现在脑海:女主人公时隔多年之后,见到初恋情人——她的国文老师,微驼着背混迹在一帮乡村孩子当中,再也没了当初的伟岸和阳光,她黯然转过身去,不忍再睹……

所有的美好抵不过流年侵蚀,再刻骨的恋情在光阴面前是那么不堪!

中午吃饭时,和同事聊起我的白发。她轻描淡写:“这个年龄了,都有的,不理它,拔掉就是。”

我惊讶:都有?我抬手习惯性地拨弄一下刘海,又轻轻放下。是啊,这个年龄,该有的还是要来,该失去的拦也拦不住。

在深圳地铁,公交站头都刷上:再不怎么样,就来不及了。

再不读书,就来不及了。

再不旅游,就来不及了。

再不买房,就来不及了。

……

世界变化之快,瞬息之间都来不及了。五月还嚷嚷着五四青年节单位怎么不放假?

还是青年吗?尴尬的年龄,尴尬的境遇。

同学来电:周末茶花酒坊同学小聚,你来吗?

去!

我放下电话,连自己都吃惊,这次回答得这么干脆,没有这样那样的顾虑。

再不聚,满头华发时,真是来不及了。



微信号:人文瑞安, 扫一扫 加关注。欢迎来稿 8129773@qq.com

一路求学

林娜

我是我家里学历最高的,但我父亲爱说的一句话是,我家该读书的不读书,不该读书的去读书。这不该读却去读书的就是我。

我的小学是瑞安一小。在兄弟姐妹中,我是老大。小学毕业那年正是文革,整个国家乱哄哄的。我母亲说,小学毕业就别读了,反正也学不了什么。毕业前夕,班主任老师生孩子,希望武斗赶快结束,给孩子起名叫止戈。学校请了个退休的代课老师来应付最后一个月的语文,所以连老师姓什么我们都懒得问,一毕业就作鸟兽散了。听说母亲不让我上初中,这个连姓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返聘退休老师,竟然打听到我母亲的单位去劝说。据我母亲说,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:你这个孩子,不读书实在可惜!我母亲说,好像你是什么宝贝似的。因此,她也有了女儿学习不错的概念,就同意我去瑞中上初中。好险!要不我小学毕业就辍学了。

刚上大学那会儿,我这个一心要读中文的却被弄去学

计。由于英语和数学很差,大学一年级我天天泡在英语和数学里。教英语的李老师水平很高,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,可是他不会教书。那时书很少,李老师弄了本文革前的英语课本给我,我就天天自己看书做习题,然后把做的题给英语老师改,他也就天天给我改额外的作业。去他家时,他给我放外国音乐,我啥也不懂,他说你想象一下田园什么的。后来才知道那是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。当时对于我来说,听外国音乐的诱惑远远不如他家桌子上的鱼有诱惑力。当然我们宿舍需要蜂窝煤时,我也是上他家讨要。一年之后,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。

大三结束的那个暑假,我决定改专业考研,要考当时最热门的企业管理专业,还要考名校。那时研究生名额很少,我是无知者无畏。当时我考研要考五门,政治、英语、数学、企业管理和商业经济。我在一年级打下的英语和数学基础很好,于是我找到另一个老头,教商业经济的沈老师,希望他辅

导我一下。这个老头说考虑一下,不置可否地走了。第二天,他主动答应了给我辅导。原来,沈老师住在李老师的对门,他特地去问了李老师有关我的情况。

考研后我垂头丧气回到学校,沈老师第一时间问我怎样,我说恐怕不行了。沈老师说,你明年一定要重考,现在马上开始复习!缓过劲来他又问,你觉得怎么不行。我说,也就门门及格罢了!沈老师说,只要门门及格,你就上了。那时考研都是百分制,我还以为都得考八九十分呢!我在大学所有的功课没有下九十的。结果我一举成功,没有我想得那样差。那年我考的那个系招13个,有12个是本校或本校分校的,只有我一个来自外地学校。

多年以后我回母校,唯一想见的老师就是这两个住对门的老头。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沈老师,因为他退休回江苏老家养老了,如今也已经仙逝。只有李老师,我还特地去看过他,如今邮箱里还经常收到他有趣的PPT。



浙江·丽水

一起玩水 打败夏天

400 060 6666

详情可咨询各大旅行社

尊享会员 游玩更省钱